

我只過人的生活

撰文／郭瑩（英國）
口述／埃瑞克（挪威）

嚮往功成名就的中國大學生

在中國留學的外國人，幾乎都與大陸大學生結為一互助組，你教我漢語一小時，我幫你糾正英語一小時。留學生與中國「互相」物物交換的同時，西方人也抱怨與「互相」大學生聊天真沒勁。比如，我每次與我的「互相」互相完後，都會跑出校外與那幫布衣哥們、姐們暢談解解悶，與陋巷裡的攤販、個體畫家、餐廳服務員、計程車司機什麼的海聊，那才叫過癮。這些普通草民都是實實在在地生活著。你有機會與他們掏心窩裡的話，與他們嘮家常，傾訴過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罵，有滋有味。而中國的大學生太一本正經，個個躊躇滿志，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期盼成為幹番大事的成功者。

對於西方青年來說，如今對這種人生觀早已失去了興趣，我們更在意「平凡著、生活著。」有位中國朋友考我。他問：「長江裡有幾條船？」我茫然起來。朋友笑起來說：「只有兩條船，一條為“名”，一條為“利”。」在中國大學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無大志者，不想掙大錢、不想出巨著、不想幹什麼大事業，甚至也不想讀高學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過得快活有趣，沒想過設計自己的「錦繡前程」。因人生觀、價值觀、生活觀的差異，使我們留學生往往沒情緒與中國大學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話題，對我們來說它太Boring（枯燥）。

豈能以名、利、地位論英雄

來中國前，原以為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那裡勞動人民的地位至高無上。親臨中國後，我很意外和震驚，中國人對普通工

人、農民、服務員、清潔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視這些「底層」勞動階段。中國人以職業、職位、收入、官階等，來品評一個人的高低貴賤比西方社會過分多了。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稚園、小學講故事的英國說書人，一次晚餐時與一熟識的中國女士聊天。中國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謀劃策說：「反正你在這裡也沒正經工作，那不如去中國教英語，還能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和一份穩定的收入。」說書人驚訝而認真糾正該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職業者。我的專業就是走街串巷為老百姓說書，您怎麼能說這不是一項正經職業呢？我不去中國，我不願背井離鄉。」中國女士餐後嘮哩嘮叨地發表感慨：「看他一個窮說書的，吃了上頓不知下頓在哪，朝不保夕，幫他找條出路還不領情。看來我們中國人是好樣的，我們來到你們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拚出自己的一份白領體面職業、中階薪水和小洋樓…」周圍西方人個個睜大眼睛瞪著她瞧稀奇。本來西方朋友還挺可憐這位女士的，該女士的丈夫和10歲的女兒都留在中國，她獨自漂泊異鄉打拚，已4年沒見過女兒了。西方人實在不能想像夫妻長久分居，家庭不能團聚對他們來說是人生極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時常會攜太太同行。喪失天倫之樂的痛苦，是洋樓、白領、高薪等所不能彌補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認為，為出人頭地付出如此代價，是否太殘酷？人生難道就只有這種淺薄的成功標準嗎？難道不願背井離鄉，不嚮往洋樓、白領階層，滿足於安貧樂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敗者？為何中國人總勢利地以財富、洋樓、學位、白領等物質的東西來論英雄？

奧地利維也納有間中餐館老板，托在匈牙利的華人朋友幫忙物色幾位匈國侍者，東歐的薪水標準比維也納低，這樣可節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諾他付的工資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許多，華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歐的工資比東歐高，匈國人也挺拮据的，這事容易辦妥。沒料到他問了一些匈國人後，都竟然不為所動。這位華人納悶地對匈國朋友遊說：「你平常在維也納上班，周末就回來匈牙利，個把小時的車程又沒多遠，而工資可是比在本國高出一、二倍。這麼好的機會為何不幹呀？」匈國人答：「我每天下班後都和家人一起吃頓團圓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麼多錢幹什麼？」

中國人是否「瘋了」

一位在紐約華爾街附近餐館打工的中國MBA留學生，一晚對著餐館大廚再次老生常談地發誓說：「看著吧，總有一朝我會打入華爾街去。」大廚側過臉來好奇地詢問他：「你畢業後有什麼計畫？」中國MBA俐落地應聲道：「當然最好是馬上進跨國大公司，前途和錢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廚又說：「我沒問你的前途和錢途，我問的是你將來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MBA一時語塞。大廚嘆口氣嘟囔道：「要是經濟繼續低迷餐館歇業，我就只好去當銀行家了。」中國MBA大吃一驚，他覺得不是大廚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聽，眼前這位自己一向視為低一等的大老粗，跟銀行家豈能扯得上。大廚盯著驚呆了的MBA解釋說：「我以前就在華爾街的銀行裡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卻無法息，每天都午夜後才回家門，我終於厭煩了這種勞苦生涯。我年輕的時候就喜愛烹飪，看著親友們津津有

味地讚嘆我的廚藝，我便樂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2點多鐘，我結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務後，在辦公室裡嚼著令人厭惡的漢堡時，我下定決心辭職，決定去當一名專業美食家，這樣不僅可以滿足自己挑剔的腸胃，還有機會為眾人獻藝。」這樣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國人的意料之外，因為中國人對成功、失敗、快樂、悲哀有比較概念化的一統模式。說得嚴重一些，就是活著掙口氣，是為了一種體面和在人面前可以顯耀的面子。對西方人來說，則更看重體現個人特性和自我價值的平和人生。

對於中國人貶低生命的價值觀，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國媒體上曾讀到東北一間銀行職員，面對蒙面劫匪智鬥的故事。她謊稱傍晚銀行已近關門時間，故櫃檯裡只剩下2萬元現金。最後她成功地用2萬元騙走了劫匪，保住了大家的安危。據說女職員卻因未與歹徒英勇搏鬥而被解職，我真是看傻了！在西方，銀行也是劫匪青睞之地，但銀行職員都被訓練過，發生任何意外都不要試圖逞英雄。記住，你的性命是第一貴重的。至於與罪犯搏鬥及談判，那是警察和政府的職責。另在媒體看到在科威特油田工作的中國工人，為撲滅油井大火犧牲的故事。這令一旁的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工作人員很不理解，中國人為何奮不顧身地去送死，簡直如同中世紀的宗教狂殉難一般，即使是10口油井噴火報廢，也抵不上一條生命的價值呀！中國人贊揚烈士為了保護國家財產而壯烈犧牲，是「死得其所」。據說家屬會因親人為國捐軀，感到無上光榮和驕傲，甚至「高興還來不及呢」！這對生命無價的自由社會來說，感到可憫且難以理解。 ㊟